

鄭逸梅著

小陽秋

日新出版社印行

中文系

中華民國36年11月初版

——書名——

小 陽 秋

——售價——

——著者——

鄭 逸 梅

——發行者——

日 新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
林森中路599號	博覽書局
北京西路614號	宏文書局
中正北二路87號	新甌書店
福州路320號	大眾書局
河南路179號	百新書店

——日新版權不准翻印——

總
冊數 1
售價 0.15

作者自誌

不佞平日留心掌故，而尤注重於人物，有所聞見，輒筆之於書，閱年既久，積成卷帙，去冬曾刊行人物品藻錄一書，本擬藉此就正於有道，非敢自詡博聞彊識，詎意一編問世，嗜痂者大有人在，以嘗鼎一臠，未厭所欲，慫恿繼續爲之，於是遂有「小陽秋」之輯，是書凡五十篇，所述皆近三十年來之遺聞軼事，謂爲人物品藻錄之續編，亦無不可焉。

是書所紀，有舊作，有新著，先後相距一二十年，筆墨未能一致，尙祈讀者諸君鑒諒之。

俗有蓋棺論定之說，故生存者，概不列入，或紀已故之某甲，而涉及生存者之某乙，則屬例外。

昔太史公作史記，尙有失實之處，况區區筆記，什之七八，得之傳聞，謬誤背悖，知所難免，若蒙讀者諸君惠書見教，則無任忭幸。

介紹鄭逸梅之兩大傑作

(一) 人物品藻錄

吳門鄭逸梅君別署紙帳銅瓶室主，著作等身，先後所刊單行本，共十有餘種，不脛而走海內，是書尤注重於文壇掌故，近三十年來之遺聞軼事，可謂蒐采殆盡，足補史乘之不足，而措辭雋永，耐人玩味，世說新語不啻焉，凡一百篇，由本出版社發行。

(二) 淞雲閒話

是書亦出於鄭逸梅君手筆，惟品藻錄重於人，閒話重於事物，其中頗多珍奇掌故，極饒趣味，而筆墨風華雅馴，猶其餘事，足爲大中學生之國文輔佐讀物，凡一百篇，亦由本出版社發行。

小陽秋目次

任伯年之塑像	一
吳昌碩及其弟子	二
邵元冲夫婦之舊才	三
林琴南寶畫	四
從高太癡說到希社	五
鄭叔問嘯傲烟霞	六
畢倚虹受業於黃季剛	七
魯迅稱許綠野仙踪	七
顧子山之名聯	八
吳中怡園琴會之十四人	九
萍社之五虎將	一〇
宋哲元之大刀	一二
詩簡傳情之徐枕亞	一二
張宗昌辦新魯日報	一三
陸士諤之龍泉劍	一四
賽金花結識孫三兒	一五

柳余之交誼

蘇佩秋之閨律

金鶴望宣講我國文化

鄭娛清之示兒詩

程瑤笙論畫

蔡松坡與唐繼堯

章太炎之私生活

嶺南畫家高奇峯

翁銅士崇拜甘地

馮春航之往事

上海最早之唱歌教師沈心工

野雞大王徐敬吾

梁鼎芬追念端溪陽

嚴復是預言家

望恩而死之沈道非

蘇曼殊居江上藏書樓

周人菊才思敏捷

燕谷老人之燕園

追憶報人談善吾

張嵩公秋夜草疏	三三
楊雲史臨死賦懷夷頌	三四
蘧葬赤柱山頭之譚元博	三四
梁鴻志口頭之龔老師	三五
網師園舊主張今頗	三六
王克敏之狐臊氣	三七
光復上海之四烈士	三八
魏迪元工詩	三九
顧佛影與鄒翰飛	三九
胡雪巖之世系	四〇
周湘之風義	四一
從楚園想到劉公魯	四二
玉樹臨風之陸子美	四三
沈心海獲芝志喜	四三
鄭稚辛之柳下居	四四

小陽秋

鄭逸梅撰

任伯年之塑像

有清一代。畫師輩出。四王。吳。惲。其尤著者也。即同光間之任伯年。亦名重墨林。至今猶有稱道之者。居停孫紫珊君。與任有舊。一昨爲予述其軼事。饒有風趣。爰記之如下。任伯年諱頤。山陰人。真率不修邊幅。畫人物花卉。仿北宋人法。純以焦墨鉤。賦色濃厚。頗近老蓮。後得八大山人畫冊。更悟用筆之妙。雖極細之畫。必懸腕中鋒。自言作畫如彼。差足當一寫字。間作山水。沈思獨往。忽然有得。疾起捉筆。淋漓揮灑。氣象萬千。書法亦參畫意。奇警異常。寓滬城三牌樓附近。鬻畫爲活。鄰有張紫雲者。善以紫砂埴爲雅片烟斗。時稱紫雲斗。價值絕高。伯年見之。忽有觸發。羅致佳質紫砂。作爲茗壺酒甌。以及種種器皿。鑄書若畫。欸識於其上。更捏塑其尊人一像。高三四尺。鬚眉衣褶。備極工緻。日日從事於此。畫事爲廢。致斷糧無以爲炊。妻怒。盡舉案頭所有而擲之地。碎裂不復成器。僅克保存者。即翁象一具耳。伯年徐徐曰。此足與曼生爭一席之地。博利或竟勝於丹青也。聞此像今尙在其哲嗣董叔處。吳昌碩學畫於伯年。時昌碩年已五十矣。伯年爲寫梅竹。寥寥數筆以示之。昌碩攜歸。日夕臨摹。積若干紙。請伯年政定。視之。則竹差得形似。梅則臃腫大不類。伯年曰。子工書。不妨以篆籀寫花。草書作幹。變化貫通。不難得其奧訣也。昌碩從此作畫甚勤。每日必至伯年處談畫理。伯年固性懶。因此畫件益擱置。無暇再事揮毫。妻又大恚。欲下逐客令。伯年一再勸止之始已。伯年客死滬寓。身後殊蕭條。幸其女霞。字雨華傳家學。鬻畫以養母撫弟。且常署父名以圖易售。伯

年畫遂充斥於市。眞贋爲之淆亂矣。董叔固有聲於時。霞則早殞。據傳聞云。霞年事既長。由父執何研北作化。得某氏子爲壻。某氏子美姿容。擅法盧文。霞私心自慰。益努力於畫。積潤資以辦奩具。子歸有期。不料某氏子留學西邦。別有所屬。霞大失望。自嗟命薄。幾欲自殺。後嫁一寒士。伉儷甚篤。年餘。寒士又病死。至無以斂。由某戚爲理其喪。霞感極而涕。戚某云。夫人能以畫幅見惠。則幸甚矣。霞大哭曰。先夫既歿。未亡人豈忍再以筆墨媚世。所受恩澤。當於來生大馬爲報耳。言至此。嗚咽不成聲。尋以傷感過甚而歿。聞者惜之。

吳昌碩及其弟子

吳昌碩以篆籀法作畫。雖所成祇松菊梅竹牡丹荔支枇杷葫蘆瓜瓠桃實紫藤水仙石筍數事。而元氣淋漓。挺拔有致。濃墨不嫌其濕。焦黑亦未覺其乾。尤工詩善題。有時雜寫藤蔓葉叢中。書融于畫。畫化於書。加之詩境之妙。直造藝術之高峯。昌碩雖辦香李復堂。而李復堂實無如是魄力也。彼扶桑人士景仰之。輦金以求書畫。於是歲獲可巨萬。爲從來所未有。一時凡篤嗜書畫及治印之流。紛紛師事之。蓋昌碩於三絕之外。又擅鐵筆也。昌碩卒時年已八十有四。凡鬻藝者悉以出昌碩門下爲號召。計之約百有餘人。但據與昌碩有舊者談。謂缶門弟子雖多。然無如外間所稱之盛。可考者。有浙人陳晴山。花卉神似乃師。挾技遊金華。頗得佳譽。一吳興諸聞韻。事昌碩十餘年。畫竹石清趣盎然。得者珍之。一雲間劄子穀。作花卉神韻欲流。尤爲可喜。又杭人陳健安書畫俱得師法。又吳興王啓之。畫筆亦不弱。又吳松齡汪克鈍。不僅治印得師神髓。偶作花卉。亦逼肖可以亂眞。其最多才多藝。篆書石鼓花卉。傳昌碩之衣鉢者。厥惟吳中趙子雲。子雲名起。別署雲壑。一稱壑道人。昌碩晚年。倦於斯道。外間來求。輒囑子雲代爲。子雲信筆點染。無不如志。更以餘力作草隸山水。得

鄭谷口及石濤遺意。昌碩見之，自歎弗如。子雲居滬上新開路仁濟里甚久。與予曾作一度之比鄰。奈其哲嗣漁村患怔忡疾。苦海上煩囂。不宜攝養。乃斥其所蓄與減潤鬻畫所得。在蘇封門內戴仁橋頭築雲起樓。茲已全家移蘇矣。聞宅多隙地。栽植花木。一再邀予往遊。並謀良覲。予以塵俗羈身。一時未能如願也。又名伶荀慧生執筆數月。昌碩即以中風逝世。未克竟其業。其他先昌碩而物化者。尚有陳師曾。徐星洲。劉玉庵。趙石農等。師曾之畫。石農之印。名重大江南北。星洲金石上追秦漢。有藕花盦印譜行世。玉庵兼善指頭畫。運指一如穎毫。造詣之深。於茲可見。夫昌碩同門如許。可與曾農髯李梅庵鼎足而三矣。

邵元冲夫婦之雋才

陝變中黨國彥碩邵元冲先生不幸殉難。舉國人士。爲之震悼。邵。山陰人。諱庸舒。字翼如。與其夫人張默君俱擅詩文。爲南社鉅子。嘗求學於浙江高等學校。與陶望潮同牕風雨。尤爲相得。辛亥武昌起義。邵與望潮又同冬北伐軍戎幕。及溥儀退位。邵任民國日報總編輯。猶特約望潮爲撰述員。許爲文字知己也。與蘇曼殊鄧孟碩。亦稱莫逆交。某歲之夏。同游江島。邵賦詩一首云。碧海壁烟巒。江島啓奇跡。素日濟宵冥。飛濤爭翕闢。縈盤鳥道艱。逶迤魚梁窄。垠塢披高羅。疊竹翳危石。崢嶸百尺松。謾謾盡精魄。絕巘截行雲。汎波涌石壩。峯峯何崔巍。密若聯茵席。迺造化化工。搏削同一脈。相對苦徘徊。暝霞送行客。曼殊赴日本。仍不時通札。今檢蘇曼殊遺集。猶可得若干首。惟曼殊書中有棠姬淑媚無倫。阿蕉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閣下云云。不知所謂棠姬阿蕉爲何許人。似邵尙有一段艷事可述也。邵熱於文章源流。嘗欲編一文學史。而卒卒未果。引爲生平憾事。及袁氏專權。鈎捕黨人。不遺餘力。邵牢騷抑塞。形於言辭。致心三書。有衆悅蛾眉。猶憎芳草。媚弋上設。罽羅下張。則苟非棲山枕谷。亦必捫舌澀言。矯矯者折。庸庸者安。形若木雞。其德迺全等語。旋

任討袁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羽檄星馳。悉出邵手。爲一時所傳誦。夫人張默君名昭漢。湘鄉人。幼承庭訓。具詠絮之才。有和其先人白梅花詩一首。渾成古逸。宿儒爲之咋舌。詩云。豈屑唐虞帝與王。瑤池小謫試冰霜。孤山對月詩愈澹。香雪侵幃夢亦芳。十丈莊嚴空色相。六根清淨澹紅妝。幽懷花愛坐寥迥。相嚮忘機道不傷。兼工八法。筆意雄拔。所謂巾幗而具鬚眉氣。夫人有焉。

林琴南賣畫

故小說泰斗林琴南兼擅丹青。山水得宋元人遺意。當其寓居北平時。小說也。壽文墓誌也。大小畫件也。以求之者多。所入甚豐。某巨公因稱其寓爲造幣廠。實則悉以所獲周卹族人。至死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也。所作畫。海上商務印書館。爲製珂羅版印成畏廬畫集。爲藝林所稱賞。而予於我師胡石予先生處見其所繪近遊圖手跡。崖壑鬱秀。筆力勁健。爲之驚歎。其論畫尤別有見地。嘗謂畫家寫重疊疊嶂。初非難事。果得脈絡及主客朝揖陰陽向背之勢。即可自成篇幅。所難者無深窈之致。使身入其中者。但見嶄然滿目。無一處可以結廬。此則畫家一大病也。李營邱作危峯奮起。喬木倚磴。幾使觀者置身其上。可以遠眺。由其能於曠處着想。故能曠者亦必能奧。奧處即可結廬。畫家須曉得曠奧二義。則用繁筆時不至堆垛。失其天然之位置。蓋其得之心而運之筆。毋怪其藝事之精超也。偶檢敝笥。猶存有民國十年林之更定潤格一紙。如五尺堂幅二十八元。五尺開大琴條四幅五十六元。三尺開小琴條四幅二十八元。斗方及執摺扇均五元。單條加倍。手卷點景均面議。限期不畫。磨墨費加一成。件交北京永光待街林宅。後附一詩。親舊孤孀待哺多。山人無計奈他何。不增畫潤分何潤。坐聽飢寒作甚麼。仁慈惻隱。於此可見一斑。有時作畫跋。亦往往涉及畫之派別。如題黃鶴山樵畫云。山樵畫不多見。偶見三數幅。多作長筆皴。派出北苑。而神韻類趙吳興。山樵於吳興爲甥。宜其肖也。此

幀獨用短筆皴。乾中帶濕。而林樾起伏。氣勢雄峻。樹石位置。咸出天然。明人畫墨。決無一肖。能此者或清暉耳。予閱古畫。恒不敢斷臆其真贋。但觀筆墨。筆墨到此。但有低首至地而已。而謂此畫果否真跡。或起香光於九原者。則一言決耳。聞林死後。外間多林之僞作。則人之欲起香光者。轉以欲起畏廬。固非林生前所及料也。又聞人述林有賣畫詩一絕云。往日西湖補柳翁。不因人熱不書空。老來賣畫長安市。笑罵由他耳半聾。殊雋妙可誦。

從高太癡說到希社

遜清末造。滬上爲人文薈萃之所。有高太癡其人者。名士風流。爲一時所推重。太癡名翀。字侶琴。爲高昌寒食生何桂笙之門下士。主持同文滬報。涉筆喜爲側艷嫵麗之什。間作說部曰千金諾。尤爲膾炙人口。或謂太癡少年喜聽歌。足跡常在梨園間。且角余玉琴。舞衫歌扇。艷絕紅氍。太癡爲之顛倒。連篇累牘。形諸吟詠。嘗云。脫余玉琴易弁而釵爲雌妮子者。當納之爲我終身之伴。因取侶琴爲字。所以寓其意也。晚歲常作道裝。號百盆花齋主。惟染阿芙蓉癖。致窘困侘傺以終。太癡嘗與程棣華。周夢坡。鄒酒丐。姚子梁等發起希社。金鶴望。潘蘭史。戈朋雲。王均卿。陸雲蓀。王鈍根。翁問梅。郁屏翰。鄒緯辰。鄒聞馨。范君博。張蟄甫。吳耳似等。以文來會。假豫園壽暉堂爲社集。月凡一舉。社友多至四百餘人。歲刊希社叢編一冊。自清宣統壬子。至民國己未。共得七集。八集未及半。而太癡作古。酒丐居徐家滙。赴吳中祝友人舒問梅壽。際車傷足。遂歸梁谿。社事無人過問。幾有星散之象。鄒緯辰舒問梅張蟄甫等憂之。力圖希社中興。推酒丐爲社長。緯辰副之。加入新社友數十人。半載後集得社作。刊行希社中興續編。陸雲蓀平日固不以太癡所編爲然。至是爲之欣然色喜。撰一序文。有曩者太癡所編。頭巾氣太重。不能闢康莊大道。通行車馬。獨坐幽篁。彈琴長

嘯。孤芳雖堪自賞。聞聲不足相思。時作美女。固可惑人。鬼蛇神。亦堪驚世。酒丐以爲何如等語。酒丐亦引以爲知己。詎意不數年而酒丐又歸道山。周夢坡友朋雲舒問樞王均卿郁屏翰亦先後逝世。於是廣陵散遂成絕響。惜哉。

鄭叔問嘯傲煙霞

社友蔣子吟秋，輯有吳中藏書先哲攷略一卷。列入鄭文焯。蓋鄭嘗築石芝西堪於吳中者也。鄭字叔問。又字小坡。別字樵風園客。號老芝樵風客。自謂前身爲大猷洞天主。晚號大鶴山人。世隸旗籍。精究小學。通醫。工詞。能書畫。嗜金石圖書。所藏至博。各加題記。著有瘦碧詞。大鶴山人遺書。漢魏六朝書體考。草隸辨。大鶴山房讀碑記。寶宇訪碑錄等。又叔問石芝西堪等印集。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所藏范石湖詩集注。有叔問題識。殊名貴也。內兄无住。知鄭之佚事甚詳。謂鄭當居蘇撫幕時。某夜冒雪攜酒。獨登虎阜。無與爲懽。乃招卑田院中人來。絮絮談姓名籍貫。於是以指蘸酒書姓名於石上。見丐瑟縮甚。曰。范叔寒矣。脫已掛與之。丐不敢領受。曰。無傷也。姑御之。及酒罄宵深。酩酊下山。途次烟癮忽發。急詢丐以私燈所在。蓋其時已申禁烟之令矣。丐曰有。第生人恐不得逕入耳。鄭曰。請爲識途老馬以試之。既至。果不納。鄭大怒。喧聲震鄰里。警士集。丐見肇禍。遁走。私燈者指鄭爲酗酒滋事。警士會意。捉將官裏去。及問鄭姓氏。知爲撫幕。大驚。急告巡官。巡官倉皇至。未幾區長亦來。恭請上座。卑詞謝罪。鄭曰。諸姑弗較。速取陳膏來過癮。巡官限於禁令。未敢遽應。幸區長有一熟識友。即命輿延至其家。親爲拂榻裝烟。巡官則侍立斟茶。癮足。徐欠伸曰。有一事奉托。幸勿却。區長唯唯請命。鄭曰。我新交一丐友。頗不俗。願托宇下。供奔走。倘蒙錄用。感且不朽。區長請姓名。鄭瞠目曰。姓名耶。在虎阜飲酒處石上。爾往觀之。區長大窘。復詢面貌何

若。鄭曰。雪夜實不甚辨。不約一三十許男子也。言畢。乘輿歸。區長爲悉拘境內諸丐詢認。諸丐聞拘。誤以爲有大禍至。多避匿。拘得者寥寥。物色多日。卒無朕兆。而鄭又屢屢催促。區長無以報。卒被撤職。洵趣聞已。

畢倚虹受業於黃季剛

驚才絕艷之畢倚虹。歿世已多年。生平著述甚富。以人間地獄一書爲最膾炙人口。書中什九皆事實。酒痕花影。絕世風流。如柯蕙蓀爲夫子自道。姚嘯秋隱射包天笑。彭蒿洲隱射龐京周。華稚風隱射葉小鳳。其他如蘇玄曼之爲蘇曼殊。莊艷芬之爲張文艷。趙棲梧之爲姚鵠雛。而小說家江紅蕉。畫家丁慕琴。悉爲書中人物。曲折寫來。無不活躍紙上。令人玩索無窮。倚虹嘗從蘄州黃季剛侃遊。曩者烟橋眠雲輯星光雜誌。以予與倚虹時通尺素也。託轉求倚虹一短篇小說以充實內容。倚虹旋即郵寄離婚後的兒女一篇。并書其生平事略。以爲小傳。蓋亦從予之請也。其事略中有一段云。喜吳淞海天空調。乃挾筆硯讀律中國公學。間以論文。露布報紙。人多驚其警闢。鄂中黃侃。尤引重之。在淞校聯合同學。刎刊夏星雜誌。學藝雜誌。彼時南北諸高等學校。能出版雜誌者。不一二觀。倚虹已得風氣之先矣。季剛名侃。茲者季剛先生與倚虹。先後均作古人。徒留此一段師弟佳話。以供我人談助已。

魯迅稱許綠野仙踪

魯迅翁之死。新文壇之大損失也。原名周樹人。一署迅行。以母氏魯。乃取魯迅爲筆名。初入南京水師學

堂。繼進路礦學堂。畢業後。遣送日本留學。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肄業二年。棄而從事文學。竟獲莫大之收穫。固非始料之所及也。其著作以阿Q正傳。最爲膾炙人口。此外有准風月談。南腔北調集。故事新編。呐喊。彷徨。野草。熱風。華蓋集。三閒集。僞自由書。又迭譯愛羅先珂廚川白村諸作。有李長之者。最愛誦魯迅之文字。每篇加以贊揚式之批判。魯迅感之。與之通訊。并貽以照片。李長之乃竟彙集成書。刊印魯迅批判。冠魯迅照片於卷端。謂魯迅文字。足以表現閒散從容。而帶有節奏之韻致。又云。渾筆非常有力量。非常調和。文字極簡短。然令人祇覺其寧貼。而毫無窘迫之感。其推崇可謂至矣。魯迅於閒暇時。頗喜瀏覽舊小說。對於綠野仙蹤。甚爲稱許。云綠野仙蹤。神怪小說而點綴以歷史者也。其敘神仙之變化飛升。多夫經人道語。而以大盜市僧浪子猿狐爲道器。其憤尤深。燒丹一節。雖以唐小說中杜子春傳爲藍本。而能別出機杼。且合之近日催眠學家所實驗者。固確有此理。非若女仙外史之好強作解事而實毫無根據者比也。按綠野仙蹤。書共八十回。借神怪以諷倒權奸。含有譴責之意。乾隆三十六年。定超序云。余於甲申歲二月。得見吾友百川綠野仙蹤八十一回。其前十回中。多許賦。並什塗冠冕語。不知百川爲何許人。中有機囊之處。清代列入禁書中。石印本均已刪削。文學大綱謂筆墨橫恣可愛。並云。同治間刊有袖珍本。未刪節。聞我友許石泉藏有袖珍本全書。稍紓擬同許君假讀也。

顧子山之名聯

吳中多名勝。護龍街尙書里之怡園。尤具泉石卉木之美。入園爲一軒。署瓊島飛來四字。庭前植有牡丹。軒東船室。署曰舫齋。賴有小溪山。其前松林中。有閣曰松籟。南有碧梧棲鳳精舍。東則梅花廳在焉。廳西爲遜窟。窟中有室。額曰舊時月色。東爲歲寒草廬。石筍卓立。披薜綴苔。絕有致。北有拜石軒。及坡仙琴館。因

藏東坡琴故名。旁有石。狀如老人聽琴然。遂築室曰石聽琴室。西北多芍藥修竹木樨之屬。一亭署曰雲外築婆娑。亭前爲荷池。循池而西。曲折登山。窈然一洞。有石似觀音。曰慈雲洞。洞外植桃。曰絳霞洞。均出方伯顧子山所經營。顧諱文彬。道光進士。官至寧紹道台。於學無所不覩。工書。尤工倚聲。有眉淥樓詞。過雲樓帖。收藏古書畫。觀摩爲樂。有楊補之梅。文與可竹。因顧額曰楊梅文竹之家。撰過雲樓書畫記。前輩襟懷。可見一斑。園成。集宋人詞句爲聯。渾成貼切。似無縫天衣。士林稱爲傑構。今猶點綴園壁。來遊者必玩誦焉。如云。仙子駕黃虬。玉樹懸秋。清夢重遊天上。中宵接瑤鳳。瓊樓宴蓼。古香吹下雲頭。又云。流水洗花顏。擁蓮媛三千。誰道采菱波狹。紫霄承露掌。倚瑤臺十二。猶聞憑袖香留。又云。移花檻小。密葉禽幽。伴壓架荼蘼。依約誰教鸚鵡。木竹門深。采芝人到。任滿身風露。姓名題上芭蕉。又云。石磴揭松陰。幾曲攔杆。古木迷鴉峯六六。烟光搖縹瓦。一屏新繡。芙蓉孔雀夜溫溫。又云。雲閣插天開。欲往何從。一百八盤狹路。湘屏展翠疊。臨流更好。幾千萬縷垂楊。又云。芳桂散餘香。亭上笙歌。記相逢金粟如來。蕊宮仙子。天風飛墮地。眼前突兀。最好是峯房萬點。石髓千尋。又云。高會惜分陰。爲我弄梅。細寫茶經煮香雪。長歌自深酌。請君置酒。醉扶怪石看飛泉。又云。古今興廢幾池臺。往日繁華。雲烟忽過。這般庭院。風月新收。人事底虧全。美景良辰。且安排剪竹尋泉。看花索句。重來天地一梯米。漁樵故里。白髮歸耕。湖海平生。蒼顏照影。我志在寥闊。朝吟暮醉。又何如冰蠶語熱。火鼠論寒。共計數十聯。不克盡錄也。子山長孫鶴逸。一字西津。爲畫苑祭酒。鶴逸哲嗣公雄。亦擅丹青。幼時與予同學草橋校舍。殊相得也。

吳中怡園琴會之十四人

善夫歐陽永叔之琴說曰。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澁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

焉。琴之爲物。金徽玉軫。納正禁邪。相傳伏羲所作。初爲五絃。後爲七絃。長三尺餘。全弦十三徽。以指按而彈之。凡十三音。蔡邕孔衍桓譚之琴操。朱長文之琴史。言之甚詳。一自歐風東漸。代以風琴。管絃鏗盤。鼓氣發聲。學校生徒競習之。而五絃七絃之琴。遂爲過去之樂器。無有能手揮目送者矣。我蘇藝會舉行琴會一次。故詞人徐仲可康居筆記有云。己未八月二十五日。蘇州怡園有會琴之集。善琴者十四人。四川爲李子照。符華軒。吳浸陽。湖南爲勞于庭。吳蘭生。楊嘯初。及釋琴契。江蘇爲鄭觀文。陳墨泉。及釋廣霞。釋棲谷。浙江周夢坡。葉璋伯震羣喬梓。撫琴於園中之坡仙琴室。室中陳列十五松琴。以夢坡之宋徽宗松風琴品爲首選。觀文既撫琴。更擊琴篋。調頌瑟。子昭且善繪。爲璋伯繪怡園會琴圖長卷。筆意蒼古。深得巨然神髓。而棲辛毫又爲繪之。怡園爲顧紫珊觀察菟裘。觀察藏東坡琴。琴有宋元祐四年題識。所謂坡仙琴室。即貯琴之所也。釋棲谷爲蘇封谿圓通寺主持。某歲。星社諸子假寺之水榭宴集。曾讀棲谷彈平沙落雁一曲。器和響逸。如置身魏晉之間。聞棲谷已於數年前圓寂矣。當怡園琴會。天放樓主金鶴望有題琴會圖一詩云。六藝旣榛莽。絃歌亦云息。千秋廣陵散。人間音響絕。嘯旨無與傳。琴操誰能說。逸客抱希聲。空山自怡悅。平生學操轡。耳根厭箏笛。插脚江海上。論交素心客。吳中盛文藻。怡園饒竹石。南風吹菡萏。羣仙萃標格。美臚見姬孔。絲桐寫胸臆。冷冷太古音。坐對忘日昃。國樂久淪喪。風流善繼述。海上會導師。千里豈咫尺。今事隔數年。不知此會琴圖長卷尙存與否。殊可念也。

萍社之五虎將

黃絹幼女。外孫蠶曰。此文虎之嚆矢也。文虎俗稱燈謎。劉勰曰。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